

昆崙山下的明珠



崑崙山下的明珠

汪承棟 著

民族研究所

湖南人民出版社

目 次

五指山通乳	(1)
在胜利农场	(15)
青春的光辉	(25)
拉薩农业实验場散記	(34)
昆崙山下的明珠	(46)
“土其切”哪儿去了	(55)

五指山巡礼

在五指山“小春”的季节^①，秧苗绿遍水田的时候，我随一个歌舞团在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区工作了一段时期，除完成演出任务外，还访问了很多朴素而善良的黎族、苗族人民。在这时，我想那东北的森林、华北的平原，以至祖国的心脏——北京，该吹着砭人肌骨的寒风；或盖上耀眼的银雪了。但在南国的海南岛，当我们步行在长满齐膝的荒草丛中，炎热的阳光却无遮拦地焦灼着我们的皮肤，周围散放着浓厚的刺鼻的腐草气息，空气闷热而干燥。那些被密茂的竹丛包围着的船形的草屋，朝阳下追逐嬉戏的鸡群，翠密夹道的椰子树，都呈现着南方农村蓬勃的生命力。以前听别人说海南岛是四季如春，现在深深地感觉到了。

在自治区一个名叫番板的小村里，我每天早上总要

① 小春——是黎胞称十一月、十二月生长秧苗的季节。

越过一段很长的田隔，到河边去洗脸。那时，朝阳刚从远山透露出半个笑脸；金黄色的海云，以它鲜艳的颜色和奇特的形态，瑰丽地排列在碧蓝的天空。远远望去，像海岛似的浮雕。竹丛环绕着村庄，如同一道严密的围墙，比砖石筑的还要结实可靠。竹丛中一群群叫不出名来的小鸟飞着，喧闹着。看着这些迷人的景色，我不禁想到“我们这里已是早晨”一书中，伏罗格丁娜对杜洛宁赞美库页岛的破晓和秋天的丛林后说的话：“你明不明白，我心爱这块地方！把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和我交换我也不肯。”

我热爱像巨人手指般的五指山，我热爱清彻见底的昌化江，我更爱开辟这块土地的黎族、苗族人民。当我们经过任何一个村庄，他们都热情地伸出友爱的手，紧紧地长久地握住我们不放，或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编唱出许多山歌来欢迎我们。虽然我们几乎是全体同志都第一次来到五指山，但共同感觉到“这就是家。”

毛道的演出

当我们往保亭县毛道乡行进的时候，已是第八天的长途跋涉了。

为了赶路，我们尽挑比较近一点的小路走。那些小路根本就没有给人“路”的感觉。丛生的芦苇高过人头，

我們吃力地在中間穿行。頭上是火熱的太陽，腳踩在四季不干的潤濕的水泥上，如果鞋子稍不系緊，就會深陷在泥土中。討厭的葦葦，使你隔一丈遠就看不到前面行人的背影。“喂！你在那里”的聲音，到處都在叫喚。像這樣的旅程也不知走了多遠，天空中卻飄起牛毛般的細雨來。“糟了！”出發前我們不是聽當地的黎胞們說過：天一下雨，路上就有更多的山螞蛇嗎？因此，大家都是小心翼翼地費勁地走着，到達毛道已是下午五點鐘了。

吃完晚飯已是黃昏，天空還飄着細雨，原來當天晚上是不準備演出了。可是毛道附近的黎胞們不知從那里得來的消息，卻從四面八方蜂涌而來。他們是多麼熱烈地期待著我們演出啊！看：那田隴上，山腰中，數不清的竹制的火把，由少而多，由遠而近。他們有的爬過羊腸小道的高坡，有的渡過深與腰齊的急流。冒着雨，不顧潮濕、泥濘，他們的心情正如同手中拿着的火把一樣在跳躍。這不但說明他們是怎樣的熱愛歌舞，更証實了在黨和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黎族人民的喜悅。

領導上臨時決定演出了。

在一株綠蔭蔽天的大樹下，我們挂上一盞氣燈，用三根長棍圍成一個小舞台，就在上面舞唱開了。觀眾們嘻笑着，交談着。一位滿面皺紋的老大娘，幾次用手擦著她那不大好的眼睛。一個頭上蓄有兩三寸長的金黃頭髮

的小孩，一眼不霎的貪望着。一位老人，从戏的开始一直蹲着看完。几个头上圍有白手巾的青年农民，在手風琴旁边走来走去地看。他們都仿佛忘掉了白天劳动的疲倦，当他們看到自己民族的节目——歌唱五指山（用黎語唱），黎舞（穿当地的民族盛装）——出現在台上时，又禁不住报以热烈的掌声，臉上流露着滿足的笑容。

晚会宣布結束时，他們都迟迟不肯散开，一直看着我們把服装道具收拾完毕，才拖着緩慢的脚步走回家去。

色彩鮮妍的民族跳舞晚会

在昌化江南岸的乐东县城，我們借用乐东县立小学的操坪，开了一次小型的联欢晚会。这草坪的周圍，都長着高聳的椰子树和古老青蔭的山罗。下午八时，明月在点綴着几朵白云的藍空中升起，人們有組織地进入会场。在这里，有白天还在田間劳动的抱由村的农民^①；有守卫边疆的国防战士；有县、区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教师和小学生；其中有黎、苗族，也有汉族。虽然我們語言不同，但数百顆火热的心，如此密切地交織着，就仿佛偶然碰上多年不見的战友和亲人，內心的愉快是不能用語言来表达的。

① 抱由村——距乐东县城两三里路的小村庄。

會場上升起“團結就是力量”的雄壯歌聲，黎胞們用自己民族的語言歡唱着，啦啦隊也活躍着。大家仿佛感到這樣還不能盡興（事實上已够熱烈了），緊接着就跳開了集體舞。樂器一响，帶頭跳起來的是黎族的紅領巾，隨着全場也就潮水般的涌動起來。在這裡，黎胞抱着漢族干部的腰，戰士緊握着少女的手，跳着，跳着……。在這裡，民族團結的氣氛溫暖着每一個人，它使我們控制不住地流露出純真的微笑。

哨子聲連續不斷的在催促，人們才散開回到自己原來的座位，精彩而動人的民族歌舞，又逐一地在大家熱烈的掌聲中出現了。

抱由村黎胞群眾組織的“打錢串”，雖然只有兩個人表演，再配上簡單的樂器——噴呐、二胡，仍是一個具有濃厚的民族色彩的優秀節目。據說這舞蹈是黎胞在勞動之余或喜慶節目中，用來表演自己的拳術，而動作的健康，音韻的優美，節奏的鮮明，變化的複雜，使人們看了一次還不滿足，禁不住要歡迎“再來一個”。

“舂米舞”是由六個身穿民族盛裝的黎胞少婦表演的。當她們一入場中，就緊緊地吸引了觀眾。那黑衣上綉的紅白花邊的精緻細膩的手工，說明了黎族人民豐富多采的藝術生活與超人的智慧。當她們跳起舞來，身上、耳上、手上挂着的銀圈和銅鈴，响起嚶嚶悅耳的聲音，

像奏起音韵和諧的交响曲。使大家听了，感到无限的轻松愉快。

“打柴舞”在黎族地区是较为普遍的。青年男女都学会了这种舞蹈，来充实他们的文娱生活。六个人分为三对，拿着六根木柴敲着夹着，一个人或几个人都行，乘着木柴在敲就在中间跳。如果眼睛稍不留神或动作迟缓一点，就会被木柴夹着脚或踩在木柴上跌了下来。我们看到的两个青年，以矫健敏捷的动作和沉着大胆，始终在木柴中穿梭似的跳跃，那俊美的身姿，如同一对无畏的勇士。

六个穿着黑裙的黎族妇女，用悠扬而混合着濃厚鼻音的声调唱着“兴修水利歌”。虽然我听不懂她们的唱词，但从表情上也可了解到她们极度兴奋的心情，我甚至看见其中一位妇女，由于极度的喜悦而用手扯着衣边的细微动作。这种由衷的欢欣是不难理解的。想想吧：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海南岛时，富饶的稻田一年只收一熟；而这一熟的劳动成果，也被反动统治阶级剥削殆尽了。解放后，黎胞们不但能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果实，而且由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大力兴修堤坝，建设水利，同时单熟田都改成为双熟田，黎胞的生产力，大大地得到发展，因此也改善了黎胞的生活。她们又怎能不以欢欣的心情，来歌颂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措施呢！

其他如“生产舞”、“苗族舞”、“鼻箫”、“民謠对唱”等，都在不同形式上反映了黎胞对新生活的热爱和艺术的天才。

洋溢着团结友爱的联欢晚会，一直开到深夜。要不是露水再一次地给人们告诉时间，这个会很可能通宵达旦。因为我们面前都是一些歌舞的能手，而且都有着一颗热情奔放的心。

壮丽的五指山峰

沿着昌化江的上游，我们从什运向白沙县的红毛乡、红星乡出发。在这一带都可以看到名闻国内的海南名胜——五指山峰。顾名思义，它的确像一个巨人的手指，在浓云厚雾中巍峨地屹立着。如果天气不是十分晴朗，是不容易分辨得很清楚的。黎族人民在许多歌谣中，常用五指山作为引述：

五指山上五个峰，
五个峰上五条龙；
龙在高山山常绿，
毛主席在此遍地红。

五指山里五条溪，
五条溪水分高低；

高低流水都北去，

毛主席在心坎里。

这些歌謠都朴素地流露着黎族人民对毛主席的衷心爱戴，同时也显示了他們热爱自己的乡土——五指山。

若干年来，黎族人民都流傳着有关五指山的美妙的神話。番响村的黎胞王文礼对我們讲过下面的傳說：

“五指山上从来都沒有入上去过的。听说古代有个人，看到从山頂上吊下来很多藤，他用手拿了拿藤子觉得很輕，心里很奇怪，就沿着藤子爬上山頂。看見山頂上有座美丽的房子，房子里面还有音乐傳出来。这个人走了进去，看見正冒着热气的飯菜，酒也裝滿在漂亮的杯子里，他飽飽地吃了一頓就回来了。第二天他邀了一个人去，房子里仍然有各种各样的菜，还有香蕉、菠蘿、广柑。他俩人又飽吃一餐。可是那个人忽然起了貪心，把飯菜包了一些准备帶回家吃，这样：他走来走去总是又遇到那座房子，找不到下山的路了。天慢慢地黑了下來，那个人也餓起来，就把包了的飯菜吃掉。奇怪，这样一来，他一走就走下了山。以后，再也沒有人上五指山去过了。”

有的人說：五指山上是原始森林，有着很多吃人的野兽。有的人說：五指山的岩层很松，簡直不能走上去。总之：五指山是沒有任何人上去过的。人們只是編了許

多优美而离奇的神话，来赞美这祖国南疆的古老而壮丽的名胜。

不可征服的黎、苗族人民

五指山的土地是肥沃的，五指山下的黎族、苗族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他们在艰苦的漫长的岁月中，用血汗支持革命向前发展的英雄事迹，真是说不完的。使我们听了，禁不住从心底涌起难以忘怀的感动和敬佩。

白沙县毛棧乡乡长，一位二十五岁的黎族干部，带我们到什雅鱼村去。一路上他兴奋而热烈地指点着、讲述着在这片田陇上，他们打死了多少敌人；在那块斜坡上，他们又缴获多少条枪，最后我们站在一个山垭上，他指着脚下这块野草丛生的土地说：

“很久以前我们是住在这里的。一九四三年七月起义后，房子被国民党烧了，我们全都上山去。在那里——”他指着对面一个无名的有着翠密森林的山岗：“就在那里，和国民党面对面地坚持了三个月，敌人几次来进攻，都被我们用粉枪打退了。”

接着他又告诉我们：在靠左边的一个人口不过十户的什揭村，七个黎胞就用七条粉枪打退国民党一百五十多人的进攻。

“七条粉枪能行吗？”我们问了一句。

“能行！我們靠在沿沟的边上打，他們就是进不来。后来他們又从山后另一条小路来进攻，也被我們打回去了。”他說得那样肯定而有力，臉上帶着驕傲的表情，就仿佛剛打完胜仗回来一样。

白沙县人民政府委員王文充同志，这个曾經冒死三找紅軍的老英雄，他的一举一动是那样謙虛而穩重，他那在斗争中损坏了右眼的滿布皺紋的黝黑臉上，是那样和善而平凡。他帶着我們走过不少五指山下的村庄，給我們介紹了許多村許多人的斗争事迹；但他从沒有提到自己。甚至我們問起来，他还把話往別的問題上轉移。关于他的光輝燦爛的斗争經歷，的确不是用一两篇文章能闡述得尽的。让我介紹一段小事情來說明吧。

一九四三年冬，他帶着黎族人民的意志和希望，突破国民党的封鎖，涉过千山万水找到了紅軍，又从紅軍帶回来两封信。当他走在一段两边是高山，中間是一条小溪的地方，沿溪的小路上突然出現六个国民党匪兵。他們开枪打他，子彈帶着“吐吐”的声音钻进河里，溅起的水珠浸湿了他的衣服。就在这一瞬間，他想到自己不管被抓住或被打死，国民党发现了信，就会以通共产党的名义去屠杀黎族人民的。他很快把两封信放进口中吞下。终于沉着地冲出了火网，使黎族人民的斗争得到紅軍的領導和支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那时，万恶的国内外反动派，梦想着用毒辣的“三光”政策去征服黎族、苗族人民，他们认为用死亡的威胁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奴役群众。他们认识不到也不可能认识到黎、苗人民为了追求生活的自由与美好，是连过刀山火海也不会退缩一下的优秀民族。

在东方县，许多老干部都谈到该县第三区黎胞们可歌可泣的战斗。

第三区靠近海边，一九三九年日寇侵入海南岛后，由于当地田少地瘠，并不重视这块地方。国民党也都逃到靠山区一带去了。曾经领导该区黎族人民斗争的黄克民同志诙谐地对我们说：“这块地方是敌人给我们划分出来的活动区域。”

到了一九四一年，党领导三区的黎族人民掀起了反抗的高潮；日寇、国民党，就开始相互勾结起来，对第三区进行残酷的扫荡。特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从岛上的榆林港修一条铁路到东方县的石碌岭，以开采石碌岭的著名铁矿。这铁路正通过第三区，因此，日寇对第三区就更为注意了。不管敌人怎样凶残，已经站起来黎族人民是不会屈服的。房子被烧达十多次，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废墟上建立起简单的新茅房来；牛抢光了，他们就用人拖着犁耕田；水缸打破了，他们就用下半截缸底盛水煮饭；米粮吃光了，他们就用山上的野果

野菜来充饥。就这样，他們在深山密林中坚持着整整六年的斗争。在最艰苦的日子中，他們自己提出“有共产党才有农民”、“同生同死”的显示着坚强决心的口号。他們埋伏在公路边截获敌人的汽车，也游击到邻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杀掉敌人。这样，由迴避偷襲，轉入正面歼敌，一直坚持到大軍渡海^①，把胜利的紅旗插遍五指山。

像这种不可动摇的民族气节，表现在烟硝瀰漫的战场上，表现在風餐露宿的生活中，也表现在敌人的皮鞭下。乐东县抱由村黎胞芦亚运，他弟弟在一九四五年参加了紅軍。当伪保长第一次問他要人时，他忍气吞声地給伪保长送了五块光洋一头牛，以求了事。第二次伪保长又以八十块光洋八头牛来勒索，他出不起。虽然他被伪保长抓去吊起来打，血沿着伤痕一縷縷地流出来，却始終說不知道弟弟的去处。他懂得如果透露出关于弟弟的半点消息，就是出卖了自己曾經用“父母同志”这亲切的口吻称呼过的紅軍。他頑强地忍受着皮鞭下难以支持的痛苦，也不肯背叛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恩人。終于国民党无可奈何地放他回家。

許多黎胞的口中，都流露着对党派来的汉族干部的

① 大軍——黎胞称解放軍为大軍。

无限热爱，这也使得我们为这些无数的中国的罗斯·安德烈[●]的英雄事迹而深深感动着。

“抗日初期——”东方县副县长对我们说：“有一个汉族小贩挑着一对箩筐，到我们村上来，他不说是干什么的，只说他是好人。他跟我们说：日本人强迫我们当他的奴隶，我们应该起来反抗。他先发动我和另外三个人，慢慢地扩大到昌感县，就打开游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人，可惜他已经死了。”

这样的人是列举不尽的。他们同情黎胞的痛苦生活，尊重黎胞的风俗习惯，组织黎胞共同走向光辉的革命道路。而这些人有的已在这块可爱的土地上流尽最后一滴血，有的现在正害着久未治好的疾病，有的仍然愉快而坚决地忍受着长年累月的艰辛，不倦地工作着。黎胞们记不清烈士们的姓名，但牢牢地记着这些人的可亲的形象。只要一提到这些人，他们就止不住激动得站了起来，眼里闪着异样的光辉。他们甚至连这些人偏着头在想什么事情的细致动作都记得那样清晰，谈得那样仔细。他们知道这些人和受尽迫害与歧视的兄弟民族一道建立了幸福的新生活，带来党和毛主席伟大而正确的民

● 罗斯·安德烈——见“阿里泰到山里去”一书中。为苏维埃政府派到民族地区去工作的政府代表，他们经过很多的困难终于取得工作的胜利。

族政策的光輝。

这就給我們証实了一条真理：兄弟民族和汉族广大人民是团结的。在过去，向祖国各族人民的死敌——蒋介石匪帮作殊死战斗的日子中，我們的血曾流在一起。在今天，我們紧紧的团结在毛澤东的旗帜下，怀着把海南島建設成四季如春的大花园和屏障祖国南疆的坚强堡垒的巨大信心，沿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而英勇跃进。

亲爱的同志們：当你們在节日看到身着民族盛装的兄弟民族，走过大街的时候；当你們在假期和兄弟民族联欢的时候，尽情的欢呼吧！热烈的拥抱吧！他們是开辟祖国幸福道路的坚强的一員，历史将永远記載他們英勇不屈的战斗事迹。

一九五四，五月于武昌

在胜利农场

为英雄们歌唱

当我们完成在喀什、和闐、莎車一带的演出任务后，又沿着光秃秃的天山山麓，繞着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向阿克苏行进了。

不久前，从天山流下来的洪水冲坏了这条公路，卡車东偏西歪地行駛着。辽阔深远的戈壁滩，腾起一层灰蒙蒙的沙雾。经常是：行車几十公里看不到一个村落，找不出一滴水，不是一堆堆野草稀疏的沙滩，就是一片大而光滑的青鹅卵石。在这里，只要偶而经过一个树木濃蔭的小村庄，都会给人们带来新颖而舒暢的感觉。

在离阿克苏七十多里的路上，领导上宣布一个决定：到胜利农场去为生产部队演出。更使人欣奋的是：胜利农场建设者的前身，是曾开垦过南泥灣、百战百胜的“三九五”旅；现在，他们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遙远的边疆从事生产建设。能为英雄们歌唱，是我们渴望